

一支笔小说精粹

她的微笑

(二)

赵希方 编著



随着天边最后一抹红的似火的朝霞
渐渐褪去，心仿佛也在空灵的晨间
慢慢恢复到现实中来……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一支笔小说精粹

她的微笑

(二)

赵希方 编著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支笔小说精粹(她的微笑)/赵希方编著. -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5.9

ISBN 7-5601-2890-4

I. 一… II. 赵… III. 近代-中国-小说
IV. I24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1342 号

责任编辑:陈凤雄 封面设计:张 娜

她的微笑(一)(二)

赵希方 编著

出版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三河市杨庄镇鲍各庄长虹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5.275
字 数 273 千字
版次印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书 号 ISBN 7-5601-2890-4/1·102
全两册定价 57.6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目

录

我们的爱情	(1)
她的微笑	(213)
口 音	(270)
审 判	(280)
金 地	(289)
偷 窥	(307)
太平土	(341)
朱楼夜杀	(385)
领导来植树	(395)
盛夏的果实	(399)
姜纯的假期	(404)



五颜六色的,像彩色纸片一样,忽而静止忽而飘荡,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宛如人在恍惚间产生的幻觉。他突然间想到了魏微,她这时候在干什么呢?

电话终于打完了。她拿起他的稿子瞄了几眼,说,好,就这样,后天发。然后看了看他,问他最近在忙什么?没等丁一回答,她又迫不及待地说自己最近写了一篇小说,改天一定要请他好好指教,“过几天我们好好聚聚,把微微也带来。对了,你那美丽的小夫人最近在干什么?”

他支吾着不愿回答。恰巧这时候又进来一个交稿子的男人,他及时站起来告辞,终于摆脱那个谈兴正浓的女人。他知道如果多待一会儿,她就要开始畅谈文学和人生了,就要和他交换对某本热门书的看法。现在,他对这些话题再也提不起兴致了。

从报社出来,他到邮局寄发了最近写的几首诗。又从包里摸出两张汇款单,交给那个神色倦怠的营业员。他自嘲地笑着说:“都快过期作废了,钱太少,老忘。”

“你是作家?”营业员问他。他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像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似的,接过钱后迅速离开了。

他又一次想到了魏微。魏微向她的朋友介绍丁一时从不说他具体的工作是什么,而是含糊其辞地称他有时候喜欢写点东西。

魏微最近总是闷闷不乐,丢三落四。早上出门的时候,她竟然把拖鞋穿出门,没有带手机,也忘了拿包。他走在前面,她跟着出门,走到楼下,他发现她还穿着拖鞋,他提醒她,“你的鞋?”“什么?鞋?”“你自己看。”她低头看,恍然道:“哦!我真糊涂,该死!”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止一次了。从三

月以来,她就时常发呆走神,洗澡记不住关气,手上拿着东西还到处找。甚至有一回他回家的时候,发现门没有锁。魏微反常的精神状态,并没有引起丁一的警觉,他认为这只是女人的一种生理反应,因为魏微的神经性偏头痛最近也经常发作。

昨晚,他在家突然感到莫名的惶恐,就给魏微打电话,问她酒吧生意怎么样,说如果她能脱开身的话想要她陪他到外面走走。她答应了他。刚下过雨,地面仍然潮湿,风很冷,他拉着她的手过街,像牵着一个孩子。他缩着脖子,另一只手插在衣袋里。他问她要不要吃什么东西,她说好。在一条小巷里,他替她要了几串烧烤,她一边吃一边问了问他白天在干什么,和什么人在一起,他简单地讲了几句,便不再多说,这是他一贯的方式,不会多讲。不是因为不愿意,而是懒得多说。他对自己遇到的那些人,发生的那些事情兴趣不大。他说有个新出了本诗集的文学女青年打过电话,说星期六在文联要开她的作品讨论会,邀请他参加,但他拒绝了。他突然发现自己现在对很多人很多事儿都失去了兴趣,过去的的朋友熟人同事,已很少交往,婚丧嫁娶,以及种种人际应酬他都是能推则推能躲则躲。他的热情都给了魏微,而魏微却似乎对此有些满不在乎。现在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疲倦。

他对她近来糟糕的精神状态有些忐忑不安。

他问魏微,最近怎么有些精神恍惚?

“没什么。我只是没有休息好,也许只要好好睡一觉就好了。你知道,生意不太好,心情受影响吧!”

酒吧在电影院旁边的一条小街里,不大,名字叫“一个吧”。他觉得这个名字很有趣,但似乎不太吸引人。是她自





已取的，她坚持用这个名字，一个吧，简简单单。装修设计也是出自她手。她大多数时间都待在那里。

他从邮局出来后就去她找她，她不在，服务员小姑娘说她出去了，不知道去哪里了。他坐在那里等了一会儿，没什么人，小姑娘过来问他要不要喝点什么，他说不用，就坐一会儿。这个小姑娘刚来不久，以前的那个虽然朴实，却不机灵，总是招致客人的反感。现在这个姑娘倒是手脚麻利，伶牙俐齿，又似乎不那么勤快。她还是讨好的给他端来一杯茶，坐在旁边，说，昨天生意不错，晚上来了几个款……小姑娘来自偏远的乡村，人很瘦，刚来的时候很腼腆，老用手捻自己的衣服角，一说话就脸红，一脸红就把头埋下去，几乎埋到胸口的位置。不到一个月，她就完全适应了环境，现在已经要化妆，还经常跟客人贫嘴，一点也见不到当初的窘迫了。

晚上，他躺在床上，一边看书一边等她，她每天都回家很晚。她进门的时候他看了看时间，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她放下包，在卫生间折腾很久，洗漱，搽护肤品，那些女人的烦琐工程，他是熟悉的，他等着她。在她脱衣服的时候，他们闲聊几句，生意怎么样，来了个什么有趣的客人，说了些什么……他看着她，对她的身体再熟悉不过，每一个凸起和转折，它丝绸般的质地，这一切都是他的，是他生活中所能拥有的珍宝，惟一的珍宝。他贪婪地看着她，急迫地抓住她的一只乳房，她却平静地说：我累了，睡吧！她躺下，背对着他，他紧紧挨着她，脸埋在她的头发里，摩擦着，一只手在她的身体上游走，试图激起她的热情。她拿开他的手，说，够了，我累了。黑暗中，她的呼吸平缓深长，他看着她的后背和黑发，困在自己的情欲里，辗转不安。

她的微笑

突然,一种不祥的预感攫住了他的心。他把已经沉睡的她弄醒,问道:“你是不是爱上别人了?”

“为什么这样问?”

“我觉得你最近变化很大,你对我的态度也不像以前了,你不再在乎我的感受了。”

“可能是压力太大了吧!”

“我只是希望你不要骗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希望我是第一个知道的人,而不是最后一个。”

“如果我欺骗了你,你会怎么办?”

“我也许会杀了你,真的,我也许会杀了你。”

她的身体动了动,他听到她叹了口气,半晌没说话。

这一夜,他失眠了。

三、安全距离

新的一天将有什么故事发生,谁也不能未卜先知。日子总是重复着,但又总是有些变化。你总是抱着过去生活的种种教训开始新一天的生活,你谨小慎微,循规蹈矩,你关心市场物价,关心自己那点微薄的薪水,家里的油盐柴米,你孩子的成绩,你老婆的脾气,报纸上的电视上的国际新闻花边新闻。你只顾着眼前的事情,当下的感觉,别的都似乎无关紧要。

这一天对于林海来说,表面上跟其他的任何一天没有区别,他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办公室坐下,泡一杯绿茶。喝完茶,却无心做事,心神不宁。他听见办公室里的女人们窃窃私语,说什么女人再狠也狠不过男人,一会儿又说哪里衣服





在疯狂打折,他听得无趣,更加心烦。魏微的死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他更不能想象她是为了他才自杀的。他实在不愿意这样想,他倒宁愿她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是不能为了他,这使他有些不好受,似乎平白无故地成了有罪的人。

他一直以来都认为魏微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不矫揉造作,坦率真实,自然放松。她似乎总能看穿他的那点心思。她的语言犀利直接,让人藏无可藏,退无可退,这虽然使人恼火,但从另一方面想,你又会觉得跟这样的女人打交道是很刺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能增进智力的,同时也会觉得你对她没有怜惜的义务,也用不着费心思撒谎去照顾她的感受,更不必假惺惺地做出深情的样子。这样,彼此的关系就不会搞得腻味,就轻松惬意多了。

记得有一次,林海对她说:“跟你在一起,我很放松。”

她一声冷笑,说,那是因为正迎合了你的自私,省了很多麻烦啊!如果我现在整天缠着你哭哭啼啼,你说不定会怎么残酷无情。

林海一阵干笑,说,那怎么会,怎么会。我是那种人吗?

她莞尔一笑,声音变得极其甜蜜柔情,是吗?我想你也不会,你怎么敢!如果真那样,还说不清楚到底谁更狠呢!她的眼睛眯起来,瞳孔猛然收缩。他冷不丁打了个寒战。

他想起他第一次遇到她,在一家音像店里,他听到她问老板有没有“收音机头”的碟,他就留了意,跟她搭起话来。他后来每次想到这件事,就觉得自己当时确实没有其他的意思想,顶多是认为像她那样的女人竟然会喜欢那样的音乐,有些奇怪而已。后来又无意遇见几回,一来二去的熟了,有些事情似乎就避免不了了。

她身材并不修长,却曲线动人,她不算是那种通常意义上漂亮的女人,但是在一群人中间你很容易注意到她。当她说话的时候,笑的时候,你就会被她吸引。她身上有某种不同寻常的东西,即使在她高声说笑的时候也是落寞的,这一点他非常欣赏。

开始的时候,他每天给她打电话发短信,总觉得心里痒痒的难受,见了之后,又有些失望。她对他冷淡的时候,他就非常渴望她;等到她变得热情的时候,他又感到害怕,要躲避她。先是天天见面,他装作顾客到她的酒吧去坐一坐,看着她在那里忙碌,心里的激动才平复下去。时间久了,就担心被人发现,改为一周见一次面,说说话,每一次似乎都嫌不够,觉得光阴短暂。他发现魏微对他的感情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虽然嘴上尖刻,却愈加依恋,开始像女孩子一样耍起脾气,或者玩一些情人间的花样,喜怒无常,动辄改变主意,有时候若无其事,欢天喜地,对他挖苦讽刺,有时候又犹豫伤感,急躁不安,似乎要验证他对她的感情,这使他烦恼。她给他发短信来,遇到他工作忙乱,一时不回,她就心急火燎地指责他,说他冷淡无情,又或者打来电话,声音哽咽,显出非常受伤害的样子,这也令他不快。到后来,他对她越来越冷淡,开始嫌她多情,不克制,对她表现出的强烈感情只有不理解和不耐烦。好在魏微是个聪明的女人,意识到自己在犯傻,尽力克制自己,过了两个月,就没有那么狂热了。她不再经常给他打电话,即使在街头遇到,也刻意显得冷淡。

林海觉得一个男人三十岁以后就不能再产生真正的激情了。如果他还二十出头,还没有和哪个女人共同生活过,他可能会对魏微的热情做出相应的回应。但是到了他这个





年纪,已经不可能不计成本地投入,得学会算计着生活了。

他老婆是个很会过日子的人,虽然像所有的女人一样热爱购物,但是,到最后她总会管住自己,等那东西打折的时候才出手。她总是洋洋得意地对他说,她这是理性消费。她是个不错的老婆,她长得也不坏,五官精致,皮肤细腻,乳房丰满,笑容甜美。更重要的是,她把林海当做她这一生最重要的人,当做她生活的目的。

像他老婆那样的女人,是值得他付出的。她就像是他的不动产,是绝对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以后他衰老病弱的时候,就更加离不开她了,这一点他心里很清楚。要他放弃稳定长远的投资而为一次艳遇冒险,简直就是要命。

家庭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有些东西是绝对不会放弃的。这一点,魏微应该很清楚。他也曾经用尽可能婉转的方式把这个意思表达得很明白。他对她说:“你以为我对你这样,我就不爱她了吗?”她有些吃惊但还显得理智,说:“不。”他又给她讲他当年如何爱他老婆,如何不顾一切。魏微听了这些,脸上的表情渐渐僵硬,问他,“既然你的婚姻如此幸福,我又算什么呢?”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也觉得自己的话有些过分,连忙辩称他对她们两人的爱是不同的爱。

每周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在一起,他已经心满意足,用不着更多。除此之外,各有各的生活,完全不相关的生活。就像一次小小的冒险,一种脱出惯性的短暂停顿,或者一个愉快的短期旅游,把自己从日常的平淡生活中解放几个小时。

有一天,他陪老婆逛街。在一个转角处的报亭旁边,他老婆挽着他的手,正在跟他说她单位上的事,他突然看到魏

微从前面直走过来，他一紧张，大步向一边走去，他没有想到会遇到她，他走得很快，以至于他老婆说，你走那么快干吗？还早呢，用不着那么着急。他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连忙解释说，刚才喝水太多，想上厕所了。他想她一定也看到他们了。他并不喜欢在这样的情况下碰面，尤其是当着老婆的面。他内心慌乱，没有和她打招呼，就这样走掉了。

他们之间冷淡了一段时间，一天下午，他坐在办公室里，外面天气晴朗，阳光灿烂，忽然想起魏微来，就给她打了个电话，问她在做什么？酒吧生意怎么样？他从她哀怨的语气里判断，她还没有完全淡忘他。

他约她见面，她如约而至，在一家地处偏僻的二星级酒店，因为临近元旦，房价开始上涨，这让他稍微有些心疼。

她看上去有些憔悴消瘦，他握着她的手，又瘦又小，手指冰凉。她伏在他胸前，温柔得像一只猫一样，她看他的时候眼神呆滞迷茫，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他和她做爱，他感觉到她的动作带着点癫狂，神经质的颤抖。他对他的迎合都似乎是逆来顺受，而这次却不太一样了。她咬他，用手抓扯他，就像电影里的那些狂热的女人一样，他很不习惯，觉得这里面似乎带着点表演色彩，她是不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受到男人伤害的悲剧性的角色了？！

他对她说：“你别咬我，疼啊！”

她说：“我就是要咬你，你这个冷血的人。我要你印象深刻些，我要你记住我，我是魏微，是我，你看清楚，我不是别人，不是别的任何女人可以替代的……”

“别，停下……”他跳起来。

到了该去幼儿园接女儿的时间，他急于离去，她搂着他





的脖子,不让他走:

“再待一会儿,好不好?”

“不行,再不去就晚了。”

“再待一会儿,只一会儿,五分钟?”

“好,就五分钟。”他看着表。

她突然松开手,“你还是走吧!”

“那我走了。”他急急忙忙地走了。

在路上,他接到她发来的短信,问他知不知道她很痛苦,她不想再这样下去了。她发誓再也不见他了。林海看到后,觉得这话幼稚可笑,而她屡屡如此赌咒发誓也令他厌烦。他没有给她回短信。过了一会儿,在幼儿园接到女儿后,又收到她的短信,是一个问号,他仍然不理不睬,几分钟后,他的手机响了,他知道一定是她,他没有接。他女儿说:“爸爸,你的电话响了。”他想了想,把手机关了。

她的所有这些表现都使林海觉得害怕,他决定从此以后,不再见面。

一失足成千古恨啊!女人是沾不得的。像她那样的女人,你永远不知道她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永远让你感到意外,和她搞上后不得不整天提心吊胆,诚惶诚恐。对于她对他表现出来的越来越强烈的感情,他只是越来越害怕,一看到她发来的短信息,看到她的号码,心里就好像被人撕扯了一把,痛苦不堪。

这种痛苦还有更复杂的原因。他为自己不得不撒谎、欺骗、作假,不得不表现得很无情而难受。在此之前,他觉得自己还是个好男人,在家里是一家之主,在妻子面前是忠实的丈夫,可是,发生这件事情,使得他对自己的认识开始动摇。

他想尽量逃避她。他有时想,如果不是因为她的出现,他就会永远生活在幻觉中,觉得生活虽然平淡却还算幸福,是她打破了这种平衡。从头至尾,他都没搞懂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元旦过后,他又遇到过她几次,一次是在他送孩子上学的时候,还有几次是在大街上。她从他面前经过,表情冷淡。这让他很惶惑。

林海这个上午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把他和魏微之间的事情回想了个遍,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地方做错了,他也是不得已,不然的话,还能怎么样呢?人要活下去,他也只能这样了。现在看来,魏微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和别的女人没什么两样。一个盲目狂热的女人只会自寻死路,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啊!

快中午的时候,他接到一个电话,一看电话号码,吓得差点昏厥过去——是魏微的手机。他迟疑半天,犹犹豫豫,等它响第二遍,才接起来,尽量显得镇静,但是他的声音却有些发颤,这暴露了他的紧张。

“喂! 哪位?”

“我是魏微的丈夫,丁一,我想你应该知道。”对方声音不大,语气温和,至少他觉得听上去很平静,并不愤怒或者充满敌意。他稍微放下心来,松一口气,问:

“请问你有什么事?”

“我想和你谈一谈,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就今天下午,你看……”

“这个……我,那么好吧! 我可以抽出点时间。在哪里?”

“就在酒吧,你知道那里。现在停业了,没别的人,很清





静。”

“那,好吧! 四点钟?”

“四点钟。”

林海心里有些不安,他到底想干什么呢? 魏微死了,可是他问心无愧,这事和他无关。他如果想报复他的话,他能拿他怎么样呢? 再说,他并不怕他,没什么好怕的。他给自己鼓劲。

四、灵与肉

不知不觉中,丁一离家乡越来越近,这完全像在做梦,一个无休止的荒诞的梦。就像某个午后睡了一个过长的午觉后醒来,懵懂中,丧失了时间感和现实感,真实的生活后退到很远的地方,远远地看着你,恍若一个舞台背景。

他朝车站附近的一个小旅馆走过去。他在旅馆门口犹豫了很久,来来回回地走了几圈,最终还是走了进去。楼道和房间都有些黑乎乎的,卫生间滴滴答答地漏着水,墙壁上糊着花哨的墙纸。房间里惟一的装饰是一幅拙劣的风景画,挂在床上方。一张单人床,像所有这样的旅馆一样,摆放在中间,对面是张带镜子的桌子,上面放着个小电视。他坐上去试了试,还算结实,床垫很硬,床单上有些污迹,他甚至低头去闻了闻枕套,有一股刺鼻的混合着消毒水的霉味。

他回想刚才和前台那个女人的对话,多余地说自己来这里出差,其实什么都不必说的。

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她的脸盘阔大,皮肤粗糙,斜挎一个小小的红色皮包。她走进来后,径直进了卫生间,他听到

里面传出的响亮的撒尿声,然后是哗哗的冲水声。大脸女人从卫生间出来后,直接走到他面前,把包向旁边的小几上一扔,骑坐在他的大腿上,手伸向他那里,她甚至连鞋都不脱,没有任何过渡没有多余的动作,就那么开始了,和她撒尿一样干脆利落,娴熟老练。在整个过程中,他都闭着眼睛,避免去看那张脸,他躺在床上,任由那个女人掌握主动。他发现自己仍然会有生理上的激动,那个男人的器官,像个小小的玩偶,独立于他之外。

他对魏微的思念越强烈,痛苦越深重,他就显得越脆弱,越不堪一击,似乎只有放纵才能解脱,只有身上这样粗俗的虚假造作地叫唤着的女人才能使他得到彻底的发泄。

在他近四十年的生命里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女人,她们留给他的记忆是那么少,形象模糊,以至于他经常把其中某些人相互混淆。可是他以前却从来没有跟妓女干过,没有感情色彩的性交是不是最纯粹的性交,跟动物交配一样?动物交配是为了繁衍,为了基因和种群的延续。那么他现在既不为繁衍也不为感情,甚至连快感都是苦涩的。一个妓女,他把她从一个污浊的发廊带回来,她的脚趾甲涂成紫黑色,脚背黑黑的,腋毛没剃,这个做爱时都穿着一双松糕鞋的女人令他达到受虐般的高潮。

魏微以这样一种方式离开他是他以前没有想到的,而他自己在她死后不到三天就和一个妓女上床则更是他想象不出来的。他以前曾经跟她说过,如果有一天他们不能在一起共同生活,如果她因为什么意外死亡,那么他会独自一人生活下去,他不再需要任何女人,也不会再爱上任何人。他显然太自以为是了,他爱她越深,背叛她的速度就越快。他因





为不能承受失去她的痛苦,只能找别的东西来填补。他开始怀疑自己,他是真的那么爱她吗?还是错把她当成了他生活中的某种象征?

第二天晚上,他又带了个在酒吧里遇到的女人回去,他不在乎她是什么人,不在乎她叫什么名字。他以前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会如此容易,不需要太多客套,不需要太多试探,那些寂寞的女人们,那些看似高雅的女人们,你只要直截了当,三言两语,她们就会跟你走,和你上床。

关于将来,关于死亡和爱情的关系,这样的疑问和对话一定在所有的男女之间发生过。

魏微曾经问他,如果我死了,你忘记我的时间会用多久?一个月,三个月,还是一年?你会等多久就和另一个女人上床?他说,不会的,我不会再爱上别人了。没有你,我根本无法生活。

“你一定会爱上别人的,你会和某个女人一起生活,过下去,生活就是这样,也许你并不了解你自己,你凭什么那么确定,你又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

“不会的,这样的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我比你老,而且就我们认识的老年夫妻中,你难道没有发现,总是老头先死,科学证明女人比男人长寿。”

“不,我还是不相信。”

我们都希望在别人的生命里占有一个位置,留下深刻的烙印,不被遗忘,否则,就会觉得某段经历没有存在过,你也不曾遇到过某个人或发生某件事。但人生来健忘的特性却注定了一切都将被遗忘,以各种各样的形式。

他的眼泪下来了,在这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陌生女人